

重慶市長長驚風駭浪(一)

楊森

元首遠見部署西南

民國三十六年冬天，我在貴州省政府主席任上，朱紹良先生打長途電話來，邀我到重慶去面談。朱紹良先生當時的職務是重慶綏靖公署主任，國民政府主席 蔣先生將西南半壁江山，都付託在他的肩上。

朱先生接見我時，一開頭就徵詢我的意見，他說第一屆總統選舉在即，中樞將要公佈行憲，根據憲法規定，今後各省均將自行處理政務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省級以上的首長必須加以調整，關於西南各省的人事部署，他想先和我磋商一下。

我深知朱先生公忠體國，他和 蔣先生的關係非比尋常，因此我也無須有所顧忌，他直問，我就實說：

「西南各省人事的部署，最需要注意的地點是雲南和西藏。雲南的位置雖然僻處西南，但是它接近中南半島，一旦國際間有事，它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。至於西藏，那更是西藏的門戶，有了西藏，才可以控制西藏，控制了西藏，方始可

禦西方之敵。西藏和印度，乃至英國之間的微妙關係，我們必須加以正視。滿清入關以來，一向都是以四川的人力物力經營西藏，再以西藏經略西藏，如果我們反而忽略了邊境的複雜情勢，那是一定會吃大虧的。」

我說完了，朱先生沉思良久，默然無語。他再開口的时候，又告訴了我中樞預為佈署的方案。

我們正在熱烈的討論，蔣先生來電話，問我到了重慶沒有？朱先生說我就在這裏，於是蔣先生叫我立刻飛到南京去見他。

朱先生殷殷送我出門，叮囑我說：「你到了南京，務必要把種種利害關係，詳細的報告蔣先生。」

飛到南京，蔣先生馬上召見，他再向我說一遍：

「是我要你回到重慶去。」

我說：「主席的命令我當然遵照，不過，我却以為現在的重慶不關重要。」

「重慶是全國的心臟，」蔣先生強調的說：

「沒有一個忠心可靠的人在那裏是不行的？將來萬一有事，我還是要到那邊去的。」

我聞言默然，蔣先生的指示，顯然意味深長，不是泛泛的只為了命我就任重慶市長而已，當時抗日勝利不久，國人以為河山已復，金甌無缺，仍還沉浸在勝利的歡樂浪潮中，殊不知陰謀禍國的共匪，正在暗中澎湃武力，兵連禍結，要把國家與人民，導向另一場空前浩劫，推下無底的黑暗深淵。我從蔣先生的指示裏，已可凜然警覺，國事不可樂觀，蔣先生居安思危，他的真知灼見，一向是我最敬佩的，為國家前途、民族命運着想，我心中實有不盡的隱憂。

逝者如斯又回重慶

後來我回到重慶，再去見朱紹良先生，朱先生很高興的告訴我：

「你的意見我也轉呈上去了，現在聽說是考慮讓王陵基接任四川省主席。」

「王陵基這個人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很傲慢，」我當即說出了我的看法：「其實呢，對中央却一直忠誠自矢，對日抗戰，他能盡起所部轉戰各

省，這就相當的難能可貴了。

當晚，朱先生邀我作竟夕之談，我們一連談了三四個鐘頭，我發現朱先生對於各種問題，都很有見解，而他對我的一些看法，亦頗表示心折。不久我再回貴陽，這時候中央明令公佈我的新職，而以谷正倫先生繼我為貴州省政府主席。

三十七年四月，我將貴州省政移交給谷先生

快要動身赴渝履新了，我在體育場上，召集那些貧民窟裏的朋友，他們扶老携幼，全部來了。我備好大批的糖果食物，當場發放，一人一包。等他們歡天喜地的吃完，我才告訴他們，我馬上就要離開貴州，他們聽到這個消息，傷心之至，當場就有許多人放聲大哭，使我心裏也很難過。後來他們派代表來說，我啓程的那天，他們想全體到車站上來給我送行，我說好呀，你們來吧。但是他們又要求我說：

「你要關照警察局，先要排好我們站的地方，要不然的話，警察一定不會准我們進月臺的。」

「好的，」我立刻應允：「這件事情由我負責。」

民國三十七年五月三日，我離開貴陽那天，車站的送行場面相當的大，然而在冠蓋雲集中，這一羣衣着襤褸，向我依依惜別以至紛紛飲泣的窮朋友，他們的真情流露，不僅使我，更使在場親眼目視的達官顯要為之動容。

中央發表我的新職，是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

，兼重慶市市長，重慶綏靖公署管轄的地區，是四川、西康、雲南、貴州四省，和一個重慶特別市，綏靖公署的主任是前面已經說過的朱紹良先生。（重慶綏靖公署後改為西南長官公署。）

五月六日上午，我帶着部份眷屬、衛士，組成一列車隊，駛達距離重慶市還有三十華里之遙的南溫泉。公路兩旁，早已有成千上萬的民衆和學生，夾道歡呼，聲震山谷，情緒非常熱烈。對於這麼盛大壯觀的歡迎場面，我固然深為感動，不過，眼見爲我一人如此與師動衆，難免也覺得不安。因此，我下車接受歡迎的時候，先就限市政府的接待人員說：

「何必發動那麼多人來歡迎？」

「好些民衆都是自動來的嘛，」他們連忙解釋：「他們都在說：今天這個場面是非到不可的，一來是歡迎惠公凱旋還鄉，二則是慶祝惠公重主重慶市政。市長請看，隊伍裏還有好多老人家，剛才他們還在暢談市長從前爲重慶興辦的那些建設，說得津津有味呢。」

這話只怕不假，但是我嘴裏還是說：

「那些學生你們就不該讓他們來了，今天又不放假，叫他們荒廢了學業很不好。」

簡單的向遠迎民衆說了幾句話，深切的表示我內心的謝意，重新上車，再往重慶市區進發，汽車開得很慢，因爲一路上還有成羣結隊歡迎我的人，在向車隊歡呼揮手，車到海棠溪，由鐵駁船運人帶車載好，駛向對岸的儲奇門。

### 廿六年前未完成的公團

在駁船上，眺望重慶山城南邊，傍山附岩，各式各樣的建築層層疊疊，宛如樓閣千重，蜂巢一片，長江水在船下潺湲的流過，亘古不改。我默念孔子的感歎：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晝夜」，許多前塵往事，剎時間湧上心田。

重慶和廣安古時同屬巴郡，因此重慶等於是我的故鄉，民國二年，我和熊克武響應癸丑二次革命，被袁世凱調集川黔二軍，前後夾擊，因而失敗。由於這一仗，使我在四川茫茫四顧，無處存身，也由於這一仗，使我和駐黔滇軍將領黃毓成訂交，成爲志同道合，生死不渝的朋友，結果是我應黃毓成之邀，遠走雲南，渡過我一生之中唯一的一次流浪、閉居生涯。

民國十一年我再到重慶，那是我隨蔡松坡護國軍首義討袁，在川南擊敗袁世凱的勁旅，逼着袁世凱取消帝制，活活氣死，後來蔡松坡病故，川滇兩軍爭戰連年，我以一個四川人在滇軍位據要津，頗著戰功，引起滇軍中若干將領的猜忌，和川軍中同學同袍的竭力爭取。於是我脫離滇軍，孤軍入守成都，一戰而解成都之圍，使川軍地位轉危爲安。劉湘邀我到重慶，擔任過師長、衛戍司令。不久海升第二軍軍長，兼重慶市政督辦。那一次，我在重慶確實興起不少建設，可惜爲時無多，我又在四川內爭中面臨失敗，黯然離去，建設事項中興建重慶通往江北的大橋，以及導引南、北與木洞三大溫泉入重慶市的計劃，都祇進行一半，便告中輟。

時隔二十六年，我都六十七歲了，奉蔣先生的命令，主持重慶市政，佇望大江左右，二十六

## (一) 浪駭風驚長市慶重

年前的工程遺跡猶存，而我那麼些年前的牛刀小試，故鄉父老仍然在津津樂道，這一點使我頗感振奮，我想我這一次總該可以多為重慶市民做點事情了吧。

然而，接篆以後，我就發現要想達成這個願望，實在是太不簡單，首先是共匪的擾亂破壞，猶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。他們不時發動風潮，釀造事件，為了維護重慶的安寧，市府人員幾乎耗盡了一切的力量。其次，重慶綏靖公署是重慶市政府的上級機關，公署設在重慶，處理政務反而要多費一層週折，於是辦起事來更覺乎難，第三，是經費拮据，沒有錢，又那有建設可辦？

重慶市會沒有錢？說來令人難以置信。四川人有一句土話：「用不完的重慶」，那是形容重慶經濟力量的雄厚，在天府之國的四川，都會被人羨稱「用不完」！原來重慶地當長江和嘉陵江的合流之處，雲南貴州的交通大動脈，黔滇公路和川黔公路，以至於川陝公路，都以重慶為終點，西康那就不必說。因此之故，西北西南，川康雲貴，還有青海陝西的山貨，全部以重慶為集散的中心。至於下江各省運來的布匹百貨，日常用品，凡要輸往上述各省的，連舶來品洋貨在內，也是在靠重慶市為轉運的樞紐。所以，千百年來，重慶光靠這一筆驚人的關稅，就已經是「用不完了」。

## 養癰成患談虎色變

民國三十七年我再當重慶市長，中央和地方

都劃歸中央稅收，重慶市無權動用，用不完的钱用不到了。重慶既沒有更可靠，數額較大的稅收作為財政基礎，應付經常開支，已屬捉襟見肘，侈言建設，那麼任何計劃都成了紙上談兵。這裏所謂的經常開支，除了市府，和市府屬機構的支出外，還有二十餘所中學，一百多個小學校，形成很沉重的一筆負擔。

實在沒有辦法，我就想起了其他地方都是徵收房租的，唯獨重慶，房租豁免。因而我就和市政府同仁研究，如果重慶也能征收房租，拿這一筆收入去從事市政建設，那不是也很好嗎？誰知道我的計劃剛一出口，他們便很緊張的說：

「過去抗戰時期，中央政府在這裏都沒有收過房租，你楊市長一來反到要收房租了，那豈不是會搞得怨聲載道了嗎？」

我一想，這話確實也不錯，從此以後，對於興辦建設的事情，不由冷了半截。我只能決定大計劃擱下來，可能辦得到的，硬起頭皮儘力完成。

綜計我這次擔任重慶市長，從三十七年五月接篆，到三十八年十一月卅一日重慶淪入匪手為止，為期整整一年半。而在這一年零六個月的期間裏，我為重慶市完成的建設事項，通共祇有兩件。

抗戰時期到過重慶的人，都曉得重慶有個跳傘塔，巍巍百丈，高聳雲天，座落在兩路口通往復興關的馬路旁邊。這座塔是當時為了促進航空建設，提高民衆投效空軍志趣而設的，所佔的地方很大，經常都有人買一張票，在塔裏爬上跳下

，一試身手。勝利之後不知道怎麼一來，跳傘塔沒有人管了，於是前前後後將近有兩萬多人，搬進那座廣場，蓋了很整齊的房子，儼然成爲了一個街市，開店舖和住家的，所在多有。

但是這塊地皮是市政府的公產，所佔的位置特別好，因此我爲了維護一百二十萬重慶市民的權益，下決心將它收回。當時還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總算把霸佔公地，擅建房屋的這兩萬多人遷走，有了地皮，建設費用容易籌措，我化費了很少數的錢，在那裏建造了重慶的第一所體育場，其中籃球場、網球場都造得合乎國際標準，至此，但凡我服務過的地方，到處皆有體育場的設置。這一句豪語，總算是全部做到了。

重慶人口多達一百二十萬，從來就只有一座南區公園，那個公園位置在一道陡坡上，面臨着林森路下的長江，公園裏少花木，缺設備，可用的只是一無掩蔽的幾個亭子，若干石凳石椅。說句笑話，重慶人要在南區公園裏談情說愛，下面林森路上往來的人，正好仰起臉來看戲。

我決心為重慶市民造一座像樣的大公園，可以在工作閒暇有個散步休息，吸點清新空氣的地方。這座大公園後來被我排除萬難的造好了，它利用過去張家花園的舊址，沿着嘉陵江畔傍山近水的建成，兼有自然環境和人工設置之美。

我接任不久，聽取各單位主管報告，方始發現當時重慶的秩序很不安寧，原因就是共諜份子的潛伏，由於過去養癰成患，他們趁機擴充，已經在若干據點生了根。他們利用滲透、煽動、收買、欺騙，形形色色的陰謀詭計，運用無知的民

衆和易於衝動的學生，不斷的發動各項風潮，使得地方治安當局疲於奔命，善良百姓談虎色變，因而遂行了他們破壞後方，支援前線匪軍叛亂的鬪爭策略。

### 暴民搶米軒然大波

重慶治安主管報告我，遠在民國三十六年底，我還在貴州省主席任上，成都就發生了嚴重的搶米風潮，軍警雙方竭力遏壓，依然不能平息。當時有人想了一條妙計，命人暗中在亂民裏面散放謠言，說是：「中央看四川鬧得太凶，馬上就要派楊森來當省主席了。」這一計居然奏效，成都米潮就此自動的煙銷雲散。更妙的是放這個謠言想不到還發生了副作用，那就是我從前在成都建的那座公園，其中有一口蓮花池，景色相當的優美，後來有好些人看中了那個地點，就在蓮花池四週造起了房子，悠悠游哉的住着，地方當局說什麼也趕他們不走。楊森要回來的謠言傳到他們耳中，這些霸佔公地的風雅市民想想駭怕，就怕我回成都找他們算賬，不聲不響的，竟把所造的房子拆掉，搬出了公園。

那些治安主管很興奮的對我說：「就憑楊市長在四川人心目中的威望，重慶的共匪份子一定會銷聲匿迹。」

他們的推測只佔對了一部份，當我接任一個月另十天之間，重慶平安無事，風平浪靜，人人都在額手稱慶，說是果然楊惠公的威望把共匪都吓跑了，今後重慶必可確保安謐。我的心中却大大不以爲然，我跟共匪鬪爭二十多年了，連他們

的首腦人物如朱德、劉伯承、賀龍、譚代英、蕭楚女等都曾當過我的部下，我豈有不知他們策略手段的道理？我到重慶，他們暫且安份一個時期，那並不是他們怕我楊森，而是他們在暗中積極籌劃，同時也是在鬆懈我們的戒備。老實不客氣說：我楊森的威望越高，他們就越要在那頭一次的風潮中，把我打擊得更重，更狠！

山雨欲來風滿樓，可爲我當時心情的寫照，爲了不引起他們的注意，我也同樣的是表面輕鬆，暗中加強部署。我開頭一考察就對重慶的警察大爲不滿，他們簡直就跟世襲終身職一樣，人人抱緊個鐵飯碗，生活腐化，毫無鬥志，內部的組織更是鬆弛散漫，一盤散砂。我很驚異，也很感歎，靠這些人怎麼維持了大重慶的治安？

不動聲色的，我先調來一批我自訓練的，善於彈壓鎮暴，對我絕對效忠的貴州保安團，我叫他們秘密的分批來重慶。

六月十六日下午，警鐘一響，旋風來到，共匪地下份子悍然發動暴亂，向我公開挑戰。起先是中一支路嘉浩電機米廠發生「飢民」搶米案件，事起之初，警察毫無警覺，還在當作普通的單獨偶發事件處理，根本就不往上級報。不久之後，搶米風潮由點而線而面，迅速蔓延，轉眼間兩路口、上清寺、四維村、南區馬路、菜園壩一帶暴民潮湧，喧聲震天，重慶全城家家掩門閉戶，繁華市區一片紊亂，如鼎如沸。警察局這一下吓慌了，眼看大事不好，只得急急向我報告。

我心中早有準備，接聽報告的時候，第一個反應就是：「好哇，你們果然來了。」但覺眼前

一亮，精神一振，蓬勃的鬪志頓時遍佈全身，不等他們報告完，立即下令，「警察全體出動，不論發生任何事端，一律嚴格制止！」然後又叮嚀一句：「不要慌張，我馬上趕到現場。」

袖一支手槍，帶幾名衛士，我匆匆邁出辦公大樓，市府同仁一看我要親自出動，慌了，急了，有人懇切的勸我：「市長，外面危險……」，我搖搖頭，衝過他們，大踏步往外走。

乘汽車急駛鬧事的地方，我下了車，在亂哄哄的人潮中排開了一條通路，直奔中心，我一眼看見，負責鎮暴的警察，居然連槍都沒有帶。我不禁赫然震怒，搶上前去喝問：

「你們爲什麼不帶槍？你們的槍放到那裏去了？」

有一名警察嗚嗚嗚嗚的回答：

「從前奉到過命令的嘛，遇到出事情都不可以帶槍，上面的意思就怕傷了人。」

我餘怒未熄，頓足再問：

「公家發槍給你們，是做什麼用的？你們遇到出事反而把槍放在家裏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於是又有一名警察愁眉苦臉的說：

「上面的意思大概是這樣的，帶了槍又不能拿出來打別個，萬一被人家搶去了，那又怎麼辦？」

我生氣極了，當場厲聲喝令：

「回去拿槍，見到不聽勸告的壞人就打！」

他們還在畏畏縮縮，問我：

「把人打死了怎麼辦？」

「有我負責！」我大聲一吼。

## 緊急鎮暴血洒街頭

轟然一聲，暴民四散奔逃，這一個鬧事的地點，總算解了圍，警察們果真聽從我的命令，跑回家去拿槍。趁這個空檔，我折返辦公大樓，用電話令知各警局，各治安單位，我簡單明瞭的說：

「凡是搶米，糾眾準備搶米，或是煽動暴亂者，一律就地格殺！」

同時，我派貴州保安團一名驍悍的排長，率領一班勇士，持槍上刺刀，負責制止搶米。萬一暴民不退，我要他們伏屍五尺，流血百步也在所不惜。

這一排長，和這一班人，於焉創下重慶流血鎮暴的先聲。

臨出發的時候我再吩咐他們：

「你們只管去制止，萬一有人膽敢搶槍，你們就用刺刀戳，出了事，有我負責！」

排長奉命出發，一班人分成兩列縱隊，沿着街道兩邊向前挺進，一路上暴民看到槍上掛刀的軍隊來了，神情有點怯懦，兵隊一近身邊，立刻自動讓開。

十萬以上的暴民騷亂之中，我就帶這麼一班人，昂首挺胸，勇往直前，我已六十七歲，曾經統率雄兵，身經無數陣仗，如今我竟像一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人，不顧危機四伏，毅然深入險境，我為什麼要這樣做？我決不是自暴自棄，因為我確知我所面對的是人類中最險惡的敵人——共匪。而我，在望七之年出任艱巨，我肩膀上有蔣先

生親手付託給我的重擔。赴湯蹈火，義不容辭。何況，重慶等於是我的桑梓，一百餘萬市民是我的父老兄弟，諸姑姊妹，我要為他們盡一切的力量。我不能眼睜睜的看著他們陷入共匪的陷阱，陷入水深火熱之中。

十八個人在暴民羣中如入無人之境，慷慨激昂，走到當時的暴亂中心——上清寺，方才在米廠前面站停了腳步，搶米的暴民中有人聲嘶力竭的狂吼：

「楊森用武力來對付我們啦，快上前去搶槍呀！」

「搶槍呀！」

很快的有很多人響應，人潮越擠，聲浪更大，這時候我更清晰的聽見又有人在煽動暴眾：

「怕什麼，他們人少！我們人多！」

「上前去，通括才十幾個人，吃都吃得他們下！」

「搶槍呀！」

「搶啊！」

後面的人儘往前衝，前排的人往上一湧，我睜眼望着，那黑壓壓的人潮簡直就快將我們淹沒了。這時，我的手指還住了手槍的槍柄。

貴州保安團的排長下聲令，一班人齊齊的排開，槍刺挺前，目不轉睛，上萬暴民朝前猛衝，一班人用標準姿勢，邁前一步，高聲喊殺！無懼的勇者，堂正之氣竟使暴眾為之辟易。哎喲，不好，快走之聲，此起彼落，萬萬千千的人，不約而同的抽身後退。

這一退，陣腳大亂，暴戾之氣頓時猛挫，原先躲在後面的匪諜這下急了，拼命向前擠過來，想要制止暴民退却，他們衝得急，暴民退得更急，用不了好久，匪諜們都衝到前排來了。他們回頭大喊：

「快上來呀，我們去搶他們的槍！」

然後，就由他們自己無可奈何的打頭陣，猛衝鋒，看看又要逼近我們的面前，排長不慌不忙，率領一班弟兄，朝天開了一陣空槍。

槍聲一響，匪諜怔了一怔，停止腳步，但是接着又有人利用機會狂呼大叫：

「你們看，他們在朝天開槍，他們不敢打我們！」

這一次煽動立刻生效，又是一度紊亂已極的暴徒衝鋒，雙方已到短兵相接的地步。我這一班人不能再遲疑了，奮勇向前，挺槍猛刺，週圍的人看得清清楚楚，刺刀一截，紅光四濺，一下子，刺傷了三四個人，仆倒在地，地上濺着鮮血。一見到血，連暴民帶匪諜，就怕自己逃走得快，回頭開溜，一轉瞬間跑得人影不見。

貴州保安團趕緊執行鎮暴的最後一項任務，飛奔上前，抓到了幾個在場嘈鬧得最凶的暴民。我掏出手帕揩去臉上的汗水，望望空蕩蕩的街面，望望躺在街心呻吟呼痛的受傷者，再望望面容嚴肅，神情堅毅的那十幾位貴州保安團的士兵，我恍如置身夢中，但是我自己曉得，我已出生入死，初步的掌握了主動的情勢，隱隱約約，我和匪諜鬭爭的第一回合，勝利已經顯露出曙光。

##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

一個步履蹣跚的老太婆，乾癟着嘴巴，雪白頭髮，臂彎裏挽個籃子，由於她逃得太慢，也被我們逮着了，我望望她，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，我特意走過去問：

「太婆，妳這麼大的年紀，為什麼還在街上亂跑？」

她雲霧流眼淚的紅眼睛，坦然的回答：

「我是來搶米的嘛！」

共匪連這種風燭殘年的老太婆也要利用，我真覺得痛心，於是我再問她：

「妳為什麼要搶米？」

「別個說了的嘛，今天可以出來搶米，」她振振有詞的說：「搶到米就往屋裏搬，不要給錢。你說，不要錢的米，為什麼不搶？」

我唯有搖頭嘆息，這位老太婆的答話，正足以說明搶米風潮是怎樣發生的，那千千萬萬的「暴民」，不都是跟老太婆一樣的受了匪諜的惡意欺騙嗎？

老太婆被我當場釋放。

鬧了一下午和一晚上，共諜的陰謀終於被我強而有力的擊成粉碎，搶米風潮不但無法擴大，最後在午夜時分，居然全部平息，各處抓到的暴亂份子，一共有兩百多人，我說我要親自鞠訊。

人人都在喊冤枉，誰也不肯承認搶米，我問：你們甘冒中彈挨刀的生命危險，在那麼混亂的場面裏停留究竟是為什麼？他們有人說是過路的，有人說是出來看熱鬧，連夜審訊的結果，有十

幾個匪諜無法遁形，被我當場判決死刑，並且按照戒嚴令立即執行，共匪企圖將大重慶變成血海地獄，我要他們先付出血的代價。

風潮迅速平息，輿論一致讚揚，重慶市民歡天喜地，笑逐顏開，天空中和人們心裏的陰霾一掃而空，大家都認為匪諜受了這麼重大的挫折，他們斷然不敢捲土重來，自此重慶不會再有騷亂，秩序已經恢復，大家又可以安居樂業，重渡太平歲月。

我知道，這實在是過於樂觀了一點，因為大多數的人都認不清共匪的本質，他們但凡存有一分力量，他們就決不會善甘罷休。

肩負重慶治安大責的警察局長施覺民，在搶米風潮救平以後，公開的向我抗議：

「市長處理搶米風潮，就像是在打仗，連殺人不照手續來，這樣做法我負不起責任。」

我不需要他負責，同時，我認為跟共匪鬪爭，那是要比打仗更為艱難危險的，即令說我在和暴民作戰，當時，我們是以十幾個人面對瘋狂騷亂的萬千暴衆，只要他們的勇氣勝過了我們，一次衝鋒就可以把我們踏為齏粉。我的職務不僅是重慶市市長，我還兼任西南綏靖公署副主任，我的答覆是請施覺民走路，這一着也許使他大出意外，但我不賣任何人的賬，我從南京邀來一位好幫手，他是陳善周，時任南京市警察局分局長，當過蔣先生的侍衛。

陳善周按照我的意思，澈底整頓重慶警察，他們漸漸的能够臨陣用命，市面的秩序這才一步步的邁上常軌。

有許多小事情，看來渺不足道，但是在那種動亂時期，誠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爲了確保安謐，必須防微杜漸。因此只要我能力所及，一些治安案件，我總儘可能親自處理。

## 歌樂山上的黑衣人

重慶的城牆，沿長江和嘉陵江兩岸建築，以朝天門爲起點，兩路迤邐到通遠門和南區馬路附近，因此它實際上是殘缺不整，留下了西邊一個大缺口的，我深夜出巡，看到所有的城門一律緊閉，我很詫異，把管理城門的人叫來問，我問他是否經常一到夜晚就要開城門，他說這是行之已久的慣例了，我再問他，你們夜裏把城門開起，究竟能够發揮什麼作用？

「怎麼沒有用呢？」他理直氣壯的反詰：「不開城門，夜裏的秩序如何維持？」

我覺得又好氣，又好笑，時代已經推進到二十世紀中葉，重慶都已經接受過現代戰爭的洗禮，山城怎麼還會有這樣落伍頑固的「城防人員」？我只得從觀念上去開導這一批人，我下令從此夜晚不開城門，並且把這一班管城門的人員喊來，向他們說明：

「古時候打戰沒有火器，更沒有飛機、坦克車和兵艦，所以要造起城牆來防禦敵人或盜賊，而且城裏有衙門，做官的怕盜賊夜裏進城，因此才有夜晚關閉城門加以防範的辦法，現在打起戰來都是立體戰事了，這區區城牆能够擋得住什麼？再說，城牆外面還有那麼多店家住戶，你們把



(一) 浪駭風驚長市慶重

城門一關是不是他們的安全就無須保障了呢？二十軍是我的嫡系部隊，它的番號，具有悠久的歷史和光榮，我就任重慶綏靖公署副主任兼重慶市長，這支部隊却由於戡亂的需要，早已由楊幹才軍長率領着，轉戰大江南北。因此我到重慶，除了陸續由貴州調來的一批保安團外，我可以說是毫無兵力，幾乎等於是赤手空拳的面對着潛伏在重慶各處的共匪，以及一些可能圖謀不軌的陰謀份子。由於我承擔重慶軍政大計，在當時那種複雜紛亂的環境裏，對於重慶的安危，和對於我自己來說，這是非常危險的。

當時我有一個心腹之憂，那便是歌樂山上駐紮了一支軍隊，他們兵精械足，機槍連就有十幾個之多，可說是重慶附近最大的一支武力。這支武力的番號是內政部第二警察總隊第十六旅。旅長彭斌，本來是熊克武的學生劉湘部下的一名團長，民國三十七年，彭斌的上司叛變，有關方面幾經研商，想辦法召撫了彭斌，把他們編在警察總隊，所以他們穿的是警察的黑制服，在重慶，因為他們行動詭秘，態度灰色，令人摸不清他們的動向，許多人私下喊他們為「黑衣人」。

黑衣人駐紮在歌樂山上，歌樂山是重慶境內最高的一座山峯，由嘉陵江畔的磁器口攀援而登，路程十里，它以高屋建瓴之勢，控制着整個山城，地勢極為險要。尤其重慶向北的交通幹線，成渝公路也是通過歌樂山而抵金剛坡，盤旋下抵青木關，再伸展向北的，因此更增加了它對重慶地位的衝要。倘若歌樂山上的彭斌又生異心，只要把他的部隊開下歌樂山，不但重慶市將毫無抵抗的被他佔據，市內高級人員，可能連緊急撤退都將措手莫及。彭斌對於重慶和我的威脅這麼大

，偏偏我手中無兵無勇，這是我旦夕為之不安的一大苦惱。並且重慶市內還有最大的心腹之患，在共匪煽動之下的智識青年，大中學生。

女生進攻男生宿舍

共匪是最善於利用青年，誘惑青年，他們對於青年的利用，有目標，有組織，有計劃，有方法，為求達到目的，卑劣的手段可以無所不用其極，因此，千千萬萬的青年接受了他們的麻醉、欺騙、威脅與利誘，盲目的成為他們的工具，終於落入不可自拔的陷阱。

從民國三十五六年，以迄大陸淪陷的一段時期，在共匪的導演之下，大陸的許多城市，成為光怪陸離，無奇不有的騷亂地區，而一切騷亂之中最令人痛心疾首的，便是純潔的青年受了共匪的利用，不斷的製造事端，激起風潮，他們書也不讀了，家都不要了，父母尊長老師親友的苦勸根本置之不理，整天在鬧什麼反饑餓、反內戰、反……的學潮，把各大都市的秩序破壞無遺，他們不知不覺的在為共匪做第五縱隊，內戰先鋒。共匪到底有什麼靈藥、麻醉劑，使全國各地的青年失去理性，如醉如癡？以我在重慶直接和他們從事學運鬪爭的經驗，我發現共匪所利用的是青年們的好奇心，——甚至於是對於性行為方面的的好奇心。青年人加上惡毒的煽動，就造成了他們的瘋狂，最後是可悲的毀滅。

暫且舉幾個例子——

重慶男學校的學生，也不曉得由於誰的主動，集體跑到女子師範去訪問，女師的女生只好加以招待，男生流連到夜晚都不走，女生就讓出了宿舍的一半，讓「客人」住宿一夜。

第二天，男生整隊走了，女生回到宿舍整理

，在被窩、枕頭、被單上找到了很多遺迹，其中居然有肉麻粗俗之至的「情書」，密密麻麻寫在寢具上，諸如什麼：「我今夜睡妳的床，希望不久就能……」，「妳的床是多麼的香，我睡在這裏，就彷彿和妳……」等等之類，大都惡劣得很，但是他們居然敢留下姓名和通訊地址，要求女學生和他們通信連絡。

照說，智識水準很高，而且多半家庭教養良好的女孩子，看到這些跡近侮辱的留痕，一定會羞憤交加，而且痛切悔恨的吧，就說不告訴老師，請求設法追究，最低限度，也得把那些男孩子認為卑鄙，從此不屑一顧了，然而這時候女生中間的共匪份子，就巧妙的利用她們衝動而複雜的心理，大聲疾呼，唆使煽動，說是這些男孩子如此狂妄大膽，我們絕對不能輕易放過他們，我們要以牙還牙，就照他們的方式，如法泡製，現在，我們去向他們的宿舍「進攻」！

有人慷慨陳詞，有人隨聲附和，這是共匪煽動羣衆時的預先佈置，大多數的女孩子不知道，就這麼迷迷糊糊的，被她們撥促了去做更荒唐的事，她們真的成羣結隊去「進攻」男校宿舍，開到男校裏去過夜。

我聽到調查人員這樣的報告，當時還不敢相信，找到附近隣居的男學生，他們再三詰問竟然承認了確實有這種事情，女師學生的盲目自投羅網，只不過是其中之一。他說：好些學校都在搞這一套男女生交換訪問的把戲。

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的孩子要抱恨終生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為人父者會痛心疾首，犧牲了這麼多純潔的青年，共匪的目的何在呢？只不過要驅使這些青年給他們當發動學潮時的工具而已。

(待續)